

土匪

人一旦失去控制，人性就会兽化，

这社会一旦失去控制，就会泛滥成灾。

宁为太平犬，不做乱世人，
这是经历过灾难的人们带血的哀号！

钟连城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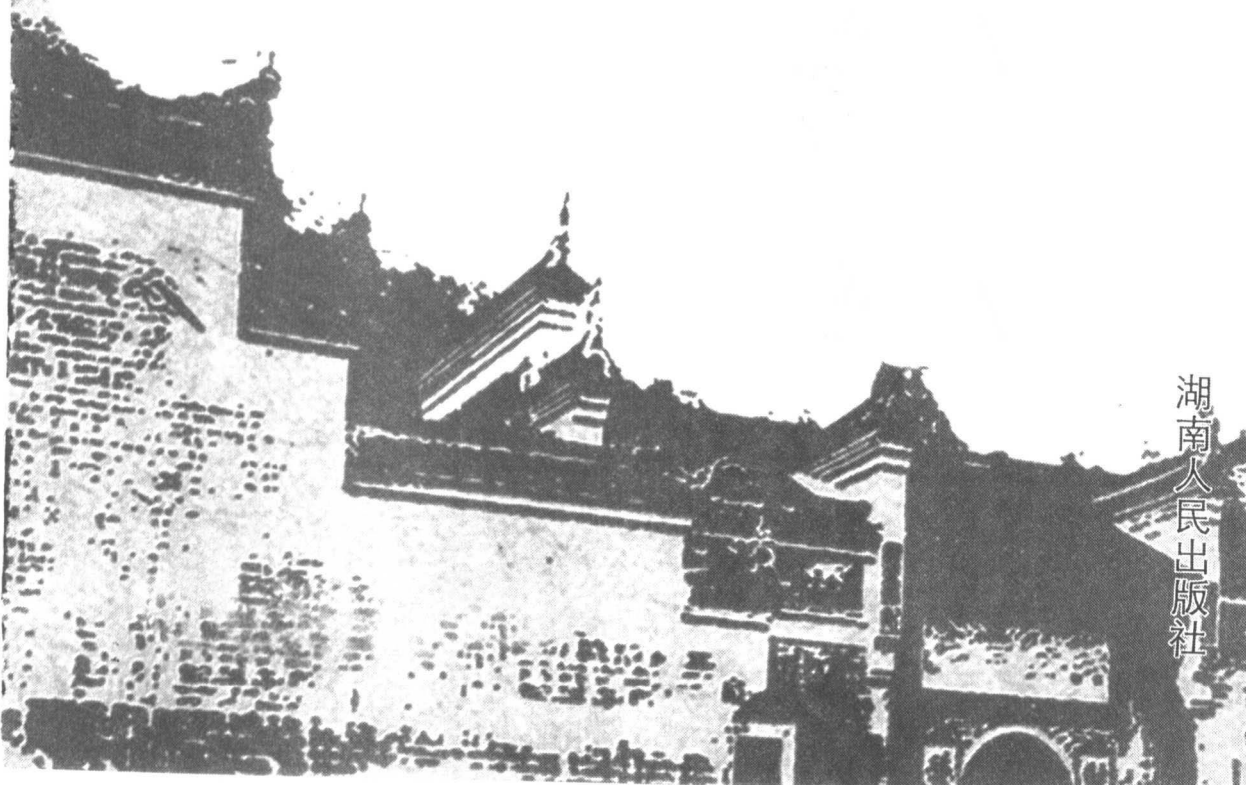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匪

王

钟连城◎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匪王/钟连城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2006
ISBN 7-5438-4479-6

I. 匪... II. 钟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97327 号

责任编辑: 李蔚然

版式制作: 北京大汉方圆图文设计制作中心

匪 王
钟连城 著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(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: 410005)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京北制版厂印刷

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25

字数: 350 千字 印数: 15000 册

ISBN 7-5438-4479-6

I·442 定价: 36.00 元

目 录

引子

/1

第一章

双壁岩抗匪惹祸 黄桥铺杀妻落草 /12

张云卿点了点头，望着结发妻尹氏，他脸上终于露出少见的笑容，温和地说：“贤妻，你真善良，善良得我不忍心伤害你，连累你！但今天我已别无选择，惟有投身绿林一途。今后，如果你每天眼睁睁看着我杀人放火，你的日子肯定比下地狱还要难受。所以，活着受罪还不如死去痛快，而且像你这么好心的人去了阴间，阎王也会特别关照的。”说着，他举起了明晃晃的马刀……

张云卿把妻子血淋淋的人头扔过去。

火把下，朱云汉赞道：“现在正是子夜，你没有失约，果然是一条好汉！”

第二章

藏奸诈虚情假意 迷蜜语怀德感恩 /22

张云卿环顾一周，泪水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，他以长辈的口吻抓起张慕云的手说：“慕云啊，正因为我们是骨肉之亲，我更不能接替你的位置。虽然你自愿，弟兄们也无异议，可是，叔叔篡夺侄儿之位，传出去我的面子往哪里放？天下人岂不都要耻笑我？……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一向对我敬重，可你毕竟太年轻、太没有江湖经验了……所以，我要扶你上马，再送你一程……”

张慕云很受感动，哽咽道：“满叔，我都知道了，你是来救我的……”

第三章

马鞍山死里逃生 燕子岩安营扎寨 /35

来到曾府，十几条恶狗狂吠着一字儿排开，与张云卿等人对峙，龇牙咧嘴，只等主人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不顾一切地扑过来。

第四章

半老徐娘燃欲火 包天色胆为红颜 /47

“账房——”张云卿在梅满娘脸上亲了一口，站起身来，边穿裤子边叫。

“别——别这样！”梅满娘央求道，“这事不能让下人知道。”

“没事，”张云卿大大咧咧继续喊道，“寻一套满娘的衣服送来！”

账房应声了，梅满娘羞得赶快往仓库里藏。一会，老账房送衣服过来，张云卿指了指仓库，接着便是梅满娘叱骂账房的声音。

第五章

暮色贪权双毒辣 失妻丧命半糊涂 /58

“慕云是真男人，你是伟男人。”

张云卿脸上露出笑容，捧起女人的玉脸，重重地吻了一口：“谢谢你给了我这么高的评价。就凭这句话，我会好好待你……”

张慕云整个身子都钻出来了，他还对手下说了句什么，然后站起来。张云卿咬紧牙瞄准，扣动扳机……枪响了，张慕云身子晃了晃，栽了下去……

第六章

洞中魔头阴风鬼火 军校才子武略文韬 /71

张云卿细忖，若要弄清楚寨内的底细，惟一的办法是先看路上的脚印。如果正反两个方向的脚印一样多，证明张光文已经走了，否则，寨子已经落入张光文手中。他摸出手电筒，猫下腰尽可能照低一些。脚印很零乱，几乎很难区分。恰在这时，四处爆发出呐喊之声，无数支手电筒齐齐照过来，两边山上站满了团防局的丘八……张光文大声喝叫：“不许动，缴枪不杀！”

第七章

争地盘美人献计 罹匪祸百姓遭殃 /87

“古人云，两军交战，攻心为上。我并不是说非要硬拼硬与张顺彰干，这样的蛮干是毫无用处的，到头来会两败俱伤，恰好给另一个敌人朱云汉以可乘之机。”

第八章

立山头异军突起 /102 收匪众玄机暗藏

周连生道：“我们能独立当然是好事，只是这样做首先就惹火了朱云汉……”

易豪道：“这一层我已经想过了，不足为虑。这里山高林密，哪怕他出动千军万马，弟兄们往山里一钻，皮毛都伤不着。真正值得担心的是，二十多位弟兄人心不齐，各怀己见，一旦有人叛变，你我就要人头落地。如果能收服弟兄们，其他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。”

周连生仰起头望易豪：“莫非……你已经有了收服弟兄们的妙法？”

易豪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。

第九章

双壁岩旧恨寻仇 /122 陈家寨老谋失算

望着阳立炉远去的背影，发愣的杨相晚突然一捶胸，大叫道：“不好，我们又上当了，这次我又办了一桩错事！”

张云卿、朱云汉齐问：“何错之有？”

杨相晚道：“阳立炉根本不是来谈判，而是来探听虚实。现在，我们的底已经露了，恐怕一场麻烦少不了。”

张云卿、朱云汉大吃一惊。

第十章

逞兽性凶残纵毒火 /139 杀无辜凄惨哭冤魂

火势最旺盛的时候，围墙内几乎没有一处空隙不被火所占领，连水分十足的香椿树都在燃烧。寨中心的火浪如海啸般扬起数十丈高，一些几十斤重的木料被热气高高地抛起，漫天飞舞，烟雾直冲云霄……满耳都是燃烧的炸裂声、木楼的倒塌声，而人临死的哀嚎，猪狗牛羊的惨叫，几乎被密不透风的火浪掩盖得听不出半点声音……

那溪四千寨民及数代所创造的财富就这样化为灰烬……

第十一章

陈家寨血书惊省府 /153 张湘砥剿匪驻武冈

易豪泄气地放下《大公报》，喃喃道：“我们送去的万民血书早就应该见报了……连生，你到底把血书交给谁了？”

周连生答道：“亲手交给赵恒惕的。”

“人家是省长，你能见到他？”

周连生委屈道：“大哥，这是关系到大家性命的事，我敢说谎吗？我知道难得见到赵省长，就想了个办法，把万民血书挂在脖子上，跪在省府大门前不肯起来，还一边哭叫惨呀惨！”

易豪松了口气，点头说：“只要把血书送到赵省长手里，张云卿这回死定了！”

第十二章

剑拔弩张胜券在握 /172 狼奔豕突绝处逢生

张光文道：“不需要马厩，你把马拴在庭院中那棵桑树上就

行了。”

“你、你以前来过这里？”门内小老板改变了称呼，“好汉，求你放过我吧，就算我爹娘有得罪之处，前些时候已死在好汉手里，这宗恩怨也应该算是结清了。”

张光文一愣，惊道：“我、我没有在这里杀过人呀！”

第十一章

丧家犬庵堂嗜人肉 /193 漏网鱼岩洞获残生

一种死亡的阴影开始笼罩在每一个人心头。

“满老爷，干脆我们今晚就突围！”谢老狗凸起眼珠道，“留在这洞里，大家都会死，如果突围，说不定有几个活着出去。”

张云卿万万没有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他预感到一场全军覆没的天顶之灾就在眼前。他抬起头，喉结动了动：“我们的情况非常危险，易豪既然知道我们躲在这里，山外必然布下了天罗地网……”

第十四章

沈鸿英谋夺武冈城 /210 张云卿策划还魂计

“我用借刀杀人之计。借沈鸿英实力对付他们……胡儿，一旦攻下武冈城，下一步我又是什么打算？”

蒲胡儿撇撇嘴道：“这还不知道！一旦攻下武冈城，下一步就是怂恿沈鸿英去攻打邵阳——然后武冈城就成了你的一统天下！”

张云卿摇摇头，得意地说：“你也太低估我了，难道我会是这种水平吗？”

第十五章

守危城军民同仇敌忾 掷孤注贼匪丧心病狂 /232

周连生报告道：“沈鸿英经过两天猛攻，未能拿下城池，且伤亡惨重，恼羞成怒，今日特地和贼众喝血酒，发誓一旦攻下，血洗七天七夜，无论男女老幼俱杀，寸草不留。”易豪倒抽一口凉气，喃喃道：“沈鸿英果然心如蛇蝎！”

1926年10月22日半夜，突然千百个火把齐举，映红了天际，城墙下枪声、呐喊声一阵高过一阵——

“拿下武冈城！”

“血洗七天七夜！”

第十六章

沈鸿英兵败武冈城 张云卿火烧燕子洞 /250

雾气很重。像往日一样，他习惯性地沿着赧水河岸遥望古老的城墙，突然，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幕奇景：一排高大无比的武冈土人，屁股坐在城墙上，脚泡在赧水河里，谈笑自如……

沈鸿英大惊失色。

第十七章

张云卿狂逞虎狼威 陈光中坐收渔翁利 /277

张云卿道：“我不要你多还，我就要回原来的得了。来人啦，把他刚刚吃下去的东西全部取出来！”

一群悍匪一拥而上，扭住乔立成，三下五除二剥下他的外衣，

直至露出赤裸的上身，用利刀剖开肚皮，硬是把刚刚吃下去的饭菜用刀背扒出来。

第十八章

张团总奇谋治悍匪 陈军阀挟贼赴平江 /301

张光文止住笑：“接下来又有好戏看了！张云卿乃是一位毫无人性的惯匪，这种人一旦做了官，势必比做土匪时更为凶残。如今他刚刚当上总队长，就把合作伙伴朱云汉、张顺彩都挤走了，他的霸气由此可见一斑……我们再暗中与赵融接洽，替他设一计谋，叫张云卿彻底完蛋！”

第十九章

陈光中失防苦肉计 张顺彩命丧笑里刀 /319

细狗向张光文报告道：“那天晚上，我们刚刚上床，突然屋外火光四起，一群土匪明火执仗，把宅子围得水泄不通，高喊要粮、要钱，火老爷连忙起床，准备和他们讨价还价。就在这时，一伙人冲了进来，不问青红皂白，见人就杀，连仆人不放过，杀完人又放起火来。”

第十章

关月云甘心献初夜 张云卿大意陷危城 /341

张钻子突然记起一件事来：“满老爷，你离开武冈后，杨相晚

娶了一位非常了得的老婆，叫关月云，长得花容月貌，文才不下于胡儿嫂嫂，论本事男人也及她不上。”

第十一章

一统湘西张云卿狂妄做美梦 三分鼎立关月云中帼镇须眉 /364

关月云见老鹰要飞走，急忙从张云卿手中夺过自动步枪，稍稍瞄准，“砰砰”两声响，只见两只老鹰翅膀一斜，栽了下来……

张云卿望着关月云，喉结蠕动着，走过去拉着她的手：“月云，我，我服你了……”

尾声

/388

引 子

诗云：

乱世英雄起四方

有枪就是草头王

话说清朝光绪年间，湘西南武冈北乡，出一奇人，姓钟名显尾。钟显尾排行第四，上有两个哥哥，一个姐姐。那年头饥荒不断，匪祸连连，父母生下他后，不愿再生，遂为他起名“尾”字。无奈天不遂人愿，次年母亲又为他生下一个弟弟。

钟显尾自幼天资聪颖，颇识礼义。私塾先生见其可爱，许他随村上大孩子入塾听课。钟显尾三岁背《百家姓》，四岁背《三字经》，五岁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。六岁那年天降奇祸，他一双眼连痛三天三夜，随后失明。

穷人家养一名盲童，不啻雪上加霜。父母焦虑之际，恰一老叟路经北乡，将钟显尾领走。

十几年后，钟显尾返乡，已学成算命绝技，为乡中父老卜算，十分精确，很快名声不胫而走。从此，钟显尾以算命为业，名声远播，被誉为“钟半仙”。

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，武冈大旱，五十天不见降雨，资江干涸见底。大旱年月，人心惶恐，匪贼蜂起，民不聊生。此世道不用半仙卜算，谁都知道是死路一条。

钟半仙生意清淡，只好游走四乡。仲秋季节，钟半仙来到黄桥铺石背乡。此地毗邻资江，旱涝保收，是武冈有名的鱼米之乡。钟半仙期望在此地赚几升大米。

谁想一进村便碰上一位老叟，他苦着脸说：“半仙呀半仙，你来得不是时候，石背虽是鱼米之乡，但匪盗猖獗，稍有余谷即被洗劫，谁还有多余的米请人算命？”

钟半仙又累又饿，叹喟世道不济，正欲离去，忽一中年农夫指点道：“今天早晨石背张家张心桂新添一儿，说不定他会请半仙卜一卦，赏你几升大米。”

正所谓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钟半仙喜出望外。

张心桂也是穷苦人，无田无地，惟一的家产是祖宗遗下的两间破烂木房。年轻时，靠帮长工、打短工、捞鱼摸虾过日子。成家后，靠佃耕财主的田地养家活口。

眼下，他年过四十，有二子一女，大儿子张顺风年近二十，二儿子张树卿也有十岁了；如今又添了幼子，心里的高兴自不必说。

老远，张心桂就喜滋滋地迎上来，高兴地说：“天意，天意，我儿晚上刚刚降世，半仙就如期而至。人说半仙神机妙算，看来此话不假。有请有请！”



钟半仙被迎进张家，老大递上葵扇，老二倒过茶水，张心桂则从厨房里取出几只烤红薯给他充饥。

钟半仙将红薯大口大口地吃罢，很快恢复了精神，请张心桂报婴儿生辰八字。张心桂照实报了，且不无得意地说：“我这小儿确实不同寻常，怀他时，他妈妈梦见黄蛇入怀；今早出生，哭声宏亮，一连三个时辰丝毫不减弱。我想这小家伙将来一定有出息，正要找一位八字先生，没想到半仙恰在这个时候到了！”

钟半仙撇开唠叨的张心桂，将新生儿的生辰八字按四柱、八卦排列组合，然后皱了皱眉头。

敏感的张心桂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问道：“半仙，小儿莫非有不吉？”

钟半仙欲言又止。张心桂急了，央求道：“半仙，有什么话你只管直说！”

“说出来，只、只怕你……”钟半仙仍然吞吞吐吐。

“我不怪你，你直说了才好，要不我一辈子都会不安心。”

钟半仙这才壮起胆，郑重其事地对张心桂说：“张家老哥，你儿子是条孽龙，将来会有成千上万生灵惨死他手……我劝你忍痛割爱，早早把他……”他做了个抹死的手势。

张心桂吃了一惊：“你、你在说糊涂话吧？”

“不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你这儿子命中匪气旺盛，长大必将残害百姓！”

张心桂望着钟半仙，半晌，冷笑道：“你算什么半仙，学得几句疯言疯语，四乡骗饭吃！俗话说，虎毒不食儿。你以为我真会弄死自己的骨肉？呸！别说我儿子成不了大盗，真要成了，才是好事呢。我们石背张家世代受土匪骚扰，真有那一天，我张家岂不要扬眉吐气了！滚，休要在这里胡言乱语！”

钟半仙被张心桂骂得面红耳赤，临走时，仍说道：“你不信我言，将来这孽龙连累张家株连九族，那时就悔之不及了！”

张心桂更加上火，端起洗过儿子的脏水，向钟半仙背上泼去……

闲话休提，却说张心桂晚年得子，本期待讨几句吉利话，万没料到钟瞎子竟要他将儿子弄死！

张心桂轰走钟半仙，请出族上有点文墨的尊长为儿子取名。老先生翻看了一本《康熙字典》及一套发黄的《张氏族谱》，给张心桂的儿子取名为张云卿，谱名顺路，别号剑横。

俗话说，穷人养娇子。张心桂一家对张云卿呵护有加，张心桂在外面累得死去活来，一回到家中，再疲倦也要把儿子抱在怀中。他常常对大儿张顺风、二儿张树卿说：“爹老了，不知什么时刻一蹬腿去了，你们可要照看弟弟呵！”

一日，老二从河里捉回一条两斤多重的大草鱼，老大说：“我们好久没吃白米饭了，我看把鱼卖了，买两升米回来，全家好好地吃一顿饭。”

可张云卿却嚷着要吃鱼。

张心桂同意卖鱼，张云卿即大哭大闹，竟从厨房取出一把菜刀将大哥砍伤。张心桂气得对着张云卿的屁股狠狠地打了几巴掌，但最后鱼还是用来煮稀粥吃了。

张云卿十岁那年，张心桂夫妇贫病交加，相继去世。两个哥哥成家后便分了家，姐姐做了童养媳。张云卿成了孤儿。

孤儿求食无门，找到二哥张树卿。树卿说：“我成家不久，爹娘还留给我一身债务，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。大哥成家早，又得过爹娘不少好处，你还是找他去吧。”

张云卿找到张顺风，大哥留他吃了一顿饭，然后送他出门：“弟，不是我不管你，可是你嫂嫂……这样吧，我给你找户人家，帮他放牛，弄口饭吃。”

就这样，张云卿成了本村财主张光火家的放牛娃。

在放牛的日子里，张云卿常常衣不遮体，食不裹腹。长工中有一位名叫张亚口的见他可怜，提议道：“以后，你早点回来，和我们一起吃饭。”

张云卿次日提前赶牛回家，谁想张光火立即将他打了一顿，还不给他饭吃。张亚口很过意不去，以后宁愿自己少吃几口，每餐都给他留一些饭。

放牛娃一当就是数年，张云卿在苦水里慢慢泡大了。十六岁那年，他离开了张光火家，开始摸鱼捞虾，打短工，抬轿子，做挑夫，靠卖苦力谋生。几年下来，终于有了积蓄，他在祖屋门口建起一栋茅屋，娶邻村尹氏为妻。他与穷苦出身的尹氏相依为命，勤俭持家，蒸酒磨豆腐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

1919年，武冈遭遇百年罕见的大水灾，田地歉收，穷苦人家日子过不下去，很多人落草为寇，跟随附近的大土匪张顺彩打家劫舍。

大哥张顺风来劝道：“弟呀，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了，弟媳也快要临盆了，跟了张顺彩或许还有生路。”

这话恰让在屋内蒸酒的尹氏听到，她疾步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在张云卿面前：“顺路，我一个女流之辈，本不该干预男人的事，但是，如果你要落草，全家人迟早要死在刀下……”

张顺风自觉没趣，悻悻离去。这以后，张顺风虽然没有落草为寇，但风言风语还是不少，说他已沦为偷牛贼，四乡丢牛的事都与他有关。甚至邻村谭帮才丢了牛，有人指证说也有他在场。

张云卿忙于自己的生意，对哥哥的事不大理会。一天早晨，张云卿挑了一担新酿的米酒准备出门，突然乌鸦声掠过屋顶，紧接着门口传来急促的狗叫声。他感到情况不妙，放下担子细察。一会，只见十数个荷枪实弹的团防兵到了屋后，将正在酣睡的大哥张顺风抓了起来。

张云卿很快从妻子尹氏口中得知，大哥等一伙偷卖谭家耕牛的事已被人告发，这帮团防是应谭帮才之邀前来办案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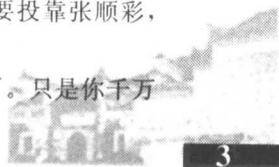
张顺风被团防兵五花大绑着从门口经过，押往黄桥铺。

张云卿知道大哥这回凶多吉少，很有可能回不来了，便要十七岁的侄儿张慕云随后跟去。

寒风凛冽，号声呜咽，张顺风被直接押入黄桥铺法场，打手忽地闪将出来，手操发亮的马刀，刀过头落，那颗头滚到张慕云跟前。张慕云抱起父亲的头，一路哭着往家走。

张慕云将人头放置在禾场上，低头跪在张云卿面前：“满叔，我要投靠张顺彩，替爹爹报仇！”

张云卿想了想，提醒道：“到了这一步，也只有落草这条路可走了。只是你千万



别投靠张顺彩。这年头官匪一家，谭帮才与他也有交情，绝不会答应替你报仇。”

“满叔……我该怎么办？”张慕云泪如雨下。

“依我看，你不如自己拉杆，要么不做，要么做大的，让官府都拿你没法。”

张慕云是聪明人，经满叔一指点，便胸有成竹了。他磕了几个响头：“谢谢满叔！他日若有出息，一定报仇雪恨。”

不久，张慕云以九十块大洋的价格卖了壮丁，离乡背井当兵去了。

是年深冬，尹氏为张云卿生下第一个儿子，取名张中怡。

辛酉年（1921年），天又大旱，6月天禾苗正在抽穗时节，无水润养，农民们只得眼睁睁望着它变成枯草。

每天一早，张云卿挑着烧酒走村串户叫卖，竟无人问津。有时恼了，他骂几句娘，窗口便探出个头来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这年头饭都没得吃，谁还敢饮酒！”

烧酒卖不出去，总不能留着自己喝，况且，家中快揭不开锅了。尹氏对他说：“当家的，这担酒快卖了半个月了，一两也没卖出去。张亚口常年在外面跑，又很有办法，何不去找找他。”

张亚口比张云卿大七八岁，早不在张光火家干长工了，一直在武冈通往怀化的古道上当脚夫。长年在外闯荡，他见多识广，有丰富的江湖经验。张云卿苦着脸和他一说，他略思片刻道：“你家烧酒在这附近是卖不出去的。不过，你若有胆量，我倒可以给你指条出路。”

张云卿瞪着眼：“我是不怕死的人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？”

张亚口淡淡一笑：“我当然知道你大胆。可是，胆子再大，有时也有舍不得的地方——你老婆细皮嫩肉的，你舍得一夜不碰她？”

“亚口，我家快揭不开锅了，你还拿我开心。”

张亚口点点头：“好吧，明天一早到我家来，我保证你的烧酒能换成大米。”

次日晨，张云卿穿了一双新草鞋，腰上还系了一双备用的，挑着一担烧酒和张亚口一起出门。他们的方向是雪峰山腹地。

过高沙，经洞口，前面便是雪峰天险。

在雪峰山脉的门户处，大自然鬼斧神工，将万仞大山劈成两半，一条深不见底的河水流经谷底，这里便是有名的“双壁岩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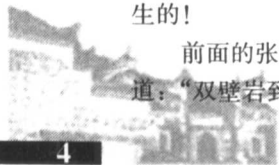
路系在山腰，水流在谷底。一两个人置身其中显得何等渺小。

路由青石板铺成，已经历经上千年。据《武冈县志》记载，从宋代开始，这里就是连接长沙和湘西的重要驿道。若不是身临其境，它的险要是难以想象的。行走时若向下望，再镇定的人也会头晕——脚下是万丈深涧，呜咽的河水奏出恐怖之音，古往今来，这里不知吞噬了多少冤魂！

提起双壁岩，方圆百十里没有一个人不毛骨悚然的。倒不是因为这里险要，而是由于这里历代都是强盗出没之地！

宋代，武冈籍绿林好汉杨再兴在没有投靠岳飞之前，正是在这双壁岩剪径为生的！

前面的张亚口停住了脚。张云卿换了一只肩，一边抹汗，一边抬起头看了看，问道：“双壁岩到了？”



张亚口点点头。按出门的规矩，凡过关卡或穿过强盗、野兽出没之地，是不能够答话的，否则，就被认为是一种不好的预兆。

两人开始提心吊胆走路，越是接近岩口天桥，心跳越激烈——那正是土匪行劫之地。

在这里出没的土匪大多数受洞口巨匪朱云汉翼护，他们三五成群，手持利器，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在此地袭击过往路人。由于反抗，自然也少不了常有人葬身岩下。清早，如果有人发现这双壁岩下的河里浮着尸体——在此处，这现象和浮着几条死鱼一样平常……

过天桥时，张云卿还是忍不住向桥下望，下面果然浮着一具无头尸体，内心禁不住又是一颤，全身每一根汗毛都竖了起来……

幸好今天早晨没有土匪“关羊”。走过双壁岩，下一道坡，便是古凉亭。凉亭在古枫树的浓荫下，另有一口清澈的古井。

喝饱水，抹干身上汗渍，张云卿这才松了口气，回头发现双壁岩石壁上悬挂了两颗人头。心里暗自庆幸刚才没有抬头。

“前天，官府派军队来过这里。”张亚口解释说，“其实这两名死鬼并不是在这里抓的，官兵没有这样的能力，他们在城里抓了两名盗贼，充做土匪在这里杀死。”

凉亭里早有一群路人在小憩，他们议论着双壁岩的土匪，都说官军才剿了匪，土匪会隐匿一段时间，目下是做生意的最好时机。无论针头、线脑，或布匹、烟土、烧酒，只要挑过武冈界到过黔阳那边，就能换来白花花的大洋。

这消息是最令张云卿振奋的。见他那兴奋的样子，张亚口道：“越是闹匪患的地方，生意越好做。物以稀为贵，道理很简单。等会儿遇上店家，他们会买你的酒——如果你想卖高价，就一直往深处走，别理他们。”

张云卿知道，张亚口是在向他传经授道，他感激地点了点头。

起程了，成群结队的生意人、挑夫浩浩荡荡向雪峰山纵深处迈进。张亚口很快也揽到了生意——替一位商客挑布匹上洪江。

到了菲溪，果然有店家想买张云卿的酒，而且价格比家乡高一倍多。张云卿不会说话，他一口拒绝，立即引起了店家的不快。张亚口见状，忙陪着笑脸说：“老板，这担酒是我的，几天前黔阳一个酒店就订下。如果你们要，下次我一定带来。”

离开这个店，张亚口告诉他，凡在这条古道上开酒店的人，都有来头，大多数是巨匪朱云汉的属下，对他们必须客气，得罪不得。

张云卿连连点头表示领会。

张亚口问：“过了黔阳，生意就不会好了。卖了酒，你是先回家去，还是在路上等我回来？”

张云卿说：“我既不去，也不等你。我要跟你上洪江，一路了解烧酒销路情况——往后，我就专做这行生意。”

张亚口点点头：“看来你还真是有心人。实话告诉你，这条路的烧酒生意绝对好做——只是双壁岩不好过呀！”

两人一路无话。到了黔阳，张云卿以每斤酒换三斤大米的高价把一担烧酒卖了，这价格比村庄附近高了三倍。因二百斤大米挑在肩上吃力，到了下一个酒店，他只好

